





天  
地  
人  
三  
才  
一  
理  
也



天  
地  
人  
三  
才  
一  
理  
也



晚邨先生論

文彙鈔

天蓋樓刻

康

御覽  
家藏

呂晚邨先生論文彙鈔

凡三百二條

吾鄉呂晚邨太翁先生倡明理學其微言大義徃徃散見于文評門人清溪陳大始先生纂成四書講義有志之士皆知尊信折衷可謂盛矣而論文之法惜無有彙而錄之者識者不無遺憾焉  
自束髮讀先生書蓋嘗留心記憶今年春三月先生之曾姪孫程先景初過 錫 蝸廬相與商輯論



文以惠後學夫學者得講義以明理復得  
論文以知法理法兼備行文無不宜之矣  
因彙集天蓋樓諸刻蒐羅掇拾共得三百  
餘條以爲講義外書語多雜見不便分類  
稍以所論古今先後綱領節目第其次序  
令語意相承首尾貫串雖未敢謂無遺漏  
之虞而於先生論文之要旨大略備矣蓋  
昔者講義之集專以發明書理而設今者  
是書之編祇及於行文之法而止使學者

誠能反覆涵泳于其中而更沉潛體會乎  
講義之精理則議論識見知其必有異於  
尋常者矣是書與講義謂其實相表裏焉  
可也刻既成爰記其所以採輯之意於簡  
端

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夏六月三日同  
里姻家後學生曹鏞謹書



呂晚邨先生論文彙鈔

程子曰。今之學有三。而異端不與焉。一訓詁。

振錄西

文章。一儒者。余按。今不特儒者絕於天下。即文章訓詁。皆不可名學。獨存異端耳。昔所謂文章。蘇王之類也。訓詁。則鄭孔之類也。今有其人乎。故曰不可名學也。而又有自附於訓詁者。則講章是也。儒者正學。自朱子沒。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畔師說。不止吳澄。



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惟異端與講章。簡互勝負而已。異端之徒。遂指講章爲程朱。而所爲儒者。亦自以爲吾儒之學。不過如此。語雖夸大。意實疑餒。故講章諸名宿。其晚年皆歸於禪學。然則講章者。實異端之涉廣。爲彼驅除難耳。故曰。獨存異端也。永樂間。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爲靖難殺戮殆盡。厯存胡廣。楊榮等。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摭掇。多與傳註相謬戾。

甚有非朱子語而誣入之者。蓋襲通義之誤。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餘緒。下適足爲異端之所笑。非此。余謂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窺群情之所欲流。起而扶其籬樊。聰明向上之士。喜其立論之高。而自悔其舊說之陋。無不翕然。



歸之隆萬以後。遂以攻皆朱註爲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近來坊間盛行本子。淺陋更甚。又有增改各刻。愈出愈謬。然且家咕戶呶。取其簡便穢惡。旣極勢不得不變。變則必將復出於異端。此有心吾道者之所深憂而疾首也。朱子教人。但涵泳白文。有未得而後看本註。看註未得而後看。或問今當依之爲法。以本註爲主。無論新舊講章。一切弗泥。卽

大全中亦但看程朱之言。其餘諸儒合於註者取之。否則闕之。如此則進可以求儒者之學。退亦不失爲古之訓詁。或庶乎其可也。

朱子集註。字字秤停而下。無毫髮之憾。故雖虛字語。助念去似不着緊要者。思之其妙無窮。憑人改換一二字。便弊病百出。乃知其已至聖處也。惟歸震川先生行文。見得此意。其至平極淡處。都從道理千錘百鍊而出。不但人不能爲。亦不能知矣。



朱子云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秀才文字如此最可憂其病止是鶻突不通而其流至於悖理非聖

洪永之文質樸簡重氣象濶遠。有不欲求工之意。此大圭清瑟也。成弘正三朝猶漢之建元元封。唐之天寶元和。宋之元祐元豐。茂以加矣。嘉靖當盛極之時。瑰奇浩演。氣越出而不窮。然識者憂其難繼。隆慶辛未。復見弘正風規。至今稱之。文體之壞。其在萬曆乎。丁丑以

前猶屬雅製。庚辰令始限字。而氣格萎蕪。癸未開軟媚之端。變徵已見。己丑得陶董中流一砥。而江河已下。不能留也。至於壬辰。格用斷制。調用挑翻。凌駕攻劫。意見龐逞。矩矱先去矣。再變而乙未。則杜撰惡俗之調。影響之理。剔弄之法。曰圓熟。曰機鋒。皆自古文章之所無。村豎學究。喜其淺陋。不必讀書稽古。遂傳爲時文正宗。自此至天啓壬戌。咸以此得元魁。輾轉爛惡。勢無復之。於是甲乙之間。繼



以偽子偽經。鬼怪百出。令人作惡。崇禎朝加  
意振刷。辛未甲戌丁丑。崇雅黜俗。始以秦漢  
唐宋文。發明經術。理雖未醇。文實近古。庚辰  
癸未。忽流爲浮艷。而變亂不可爲矣。此三百  
年升降之大略也。

先民精於理學。每自有發明。不由訓詁。却正得  
傳註之妙。自嘉隆以後。邪說浸灌。叛道反攻。  
若有發明。必悖程朱。又不如墨守之爲愈。近  
時名爲遵註。實不明註義。但聲喚幾箇註中。

字樣。便自謂得法。作家蕪穢滿紙。此不特爲  
邪說所鄙笑。并訓詁老學究。亦嘖訕其不通  
矣。將來窮則必變。此一群枵腹捷舌之徒。豈  
能出二氏之手。其必折而入於邪說。可知有  
心斯道者。其憂畏當何如也。

註中。字字實落。非極精細人。不能依註體貼。蓋  
其中義理。辨析甚賾。粗心者不肯講究。乃喜  
爲空立儻侗之說。似乎高妙。若可解不可解。  
不必有研窮詳審之功。而坐踞顛頂。誰復反



而爲其難者。此書理之終不可明。而文日趨於妄也。

先輩文見理的當。只是體會註意仔細。不從講章出身耳。從講章出身者。老死無通理。

先輩作文。定靠註註所有者。必不略所無者。必不增。此是古人敬謹樸實。有法度。有學識處。古人文字造極。只是細心靠實。無一句游移活。蛻此後人。以爲不必然者。古人以爲非此不成文字。而後人試擬之。則又力疲神喪。而不

能至者也。

先民不可及。只在精細老實處。似乎板近。而其實高遠。若後人弄虛頭。作稀奇事。乃先民之不屑污齒頰者也。

循章演句。討取虛神語氣。近日村裡教書坊間。選手三等秀才。皆云云何足以論學者之文。乎學者之文。所見高卓。泚筆直達其所見意。盡而止。有所發明於經傳。裨益於後學。斯善矣。又何必虛神語氣之有乎。或曰時文自有



當然之則公亦重言法矣豈學者不當以法  
求乎曰非謂可以無法也法從理生卽虛神  
語氣亦從理生理不足而單論法此時下之  
似法而非法也理旣足而法有未盡此古人  
之所輕而非其所不知不能也昔歸太僕自  
謂作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排比之習向  
來亦不自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驟然然  
則古人用力之處非今人之所知也明矣  
秀才說道理做得極高妙然試令返之胸中決

自以爲未必然者也此便不是道理故不落  
油花卽歸支離悶塞若說得出底卽是胸中  
信得及底此外更有何竒先輩所爭者只是  
此箇境界耳

子曰辭達而已矣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人非  
欲省文正爲文章家指出自古真訣耳凡文  
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法  
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但講規模  
作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圓熟活套其言



不文。先不可謂之辭。卽有成辭者。亦不可謂之達。卽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之辭。達有所以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耶。

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於達之外二者。然看來。求多於達外。卽不知達之妙。卽不能爲達。其實一病而已。如近日時文。只恨不能達。何嘗求多於達外。然偏有許多隔壁間文。排場鬼話。豈非不能達者。必求多於達外乎。

文章須得大頭腦。則下面意理細曲處。皆包貫到。從瑣碎支節。尋湊合之法。雖縐布成局。不能達也。

有德者必有言。八股與詩古文。只體格異耳。道理文法。非有異也。言爲心聲。書爲心畫。古人於嘖笑舉止。足以窺人底裡。况經營成章之言乎。故凡棄實而取虛。棄勁而取柔。棄古雅而取熟爛。棄樸直明白而取含糊輕巧。皆病中人心。而事關氣運。非細故也。



今人作文皆不犯手做依樣畫葫蘆便謂得法  
了事見有不討便宜字字實做者反笑以爲  
走向拙路嗚呼做人而不肯犯手做者知其  
必無好人做文而不肯犯手做者知其必無  
好文嘗語子弟曰汝怕題目痛耶題目螫汝  
手耶如何遮東掩西只討得一場沒理會  
凡文不肯正面實講只是道理不明講不出耳  
乃生旁敲借擊討便宜法此不學者無聊之  
術也後且反謂不宜正面寔講豈不斷絕讀

書種子耶

凡爲文欲求深一步者只爲不見本位耳見本  
位則不敢求深矣凡文多閒文做作者亦爲  
不見正意胡亂紉布若知正意之所在則做  
作便不是

文字樸實頭說得出卽見思學交至之功若求  
仿套於爛冊子與撰新異於白肚皮未有能  
工者也

時手爲文只巴攬大話爲妙不知聖人之大不



靠此大話。搢舉也。要尋大話。便是不曾見聖人。大處。論語中瑣瑣屑屑。記載細事。都是聖人全身。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先輩只平平叙去。而聖人之表裏已徹上徹下。是之謂所見者大。增一分大樣閒話。則少一分真實了。義故今人支蔓之詞。先民非不能寔是用不着。亦無許多閒工夫也。

大凡說道理。愛張大。決不如愛平實。平實之張

大其大乃真也

凡爲大言者。其中無可大而假於言。以大之。吾正薄其不能大也。按之有骨。咀之有味。又何歉乎大言。

凡欲自文濶大。強說入朝廷宮禁。道理便不足。豈不帖帝王家文便不濶大耶。正坐眼孔小耳。

作論語題最難。蓋聖人語中至味淺淡。不得做作。不得軒一分便亢。輕一分便卑。體貼融會。



不失尺寸端讓作家耳

蘇東坡作昌黎廟碑久不下筆忽得二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以下便順勢疾書而就其作溫公碑云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後叙其畧一時遂以其文爲至古人於此用力不是練詞句尋議論正如畫像者必將其人形貌精神熟視於心目間所見旣的忽然下筆乃能神肖今只於口鼻眉目較分

寸於衣摺着色求工巧雖模樣依稀畢竟非其人也

論格者詳於排場關目矜才者盡於機勢橫流若於題之要害無樸實頭本事則兩者總成死法然所謂樸實頭本事非呆填敷演幾句詞語之謂也必於理實有所見信筆直達無須假捏始得

作文可想見其人之胸懷體段韓子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有一分仁義見一分英華二者



有偏勝。則其言有剛柔。不能借。不可掩也。庸人止流露浮僞。圓融俗腸。畸行者又多傲岸。過高之思。惟端人正士。其光明俊偉。洋溢紙墨間。雖圭角有未化。精微有未盡。所言不無粗處。則視所見之淺深。所養之厚薄。要非庸流所能望矣。

陳百史評歸震川。舜明於庶物。文云。參用易語。爲後人借徑。作此題。宜從虞書斟酌論議。先生曰。用易語何害。後人安能借徑。易語於諸

經尤難用。正苦人不肯借耳。學者爲文。自當根本六經。融會貫通。而雜用之。但問理合與否。熟於心。而注於手。汨汨然來。足以發吾意。而不自知其爲何經。乃佳。若作此題。必據此書。便是笨伯死法。必無佳文矣。此種議論。最淺鄙。皆不會讀書人秘訣。世間四書備考。五經類語等。俚鄙不通之書。所由來也。

六經語。惟易最難用。亦無人敢用。只震川荆川。能縱橫驅駕。點金丹。鑄寶器。自具神仙鼎竈。



俗眼訶其卦名。甚謂易不可用。六經不可入文。乃反以村談市譚爲妙耶。又云開後來習套。吾未見後來更有何人能如是用經者。若以妄填易卦之不通。而追論作者。是以暴秦燔書而罪及燧人。白圭壑鄰而議連神禹也。總是不知其理。而單論字眼。則似兩先生與不通者同。其實自己不通耳。

天。下。極。奇。極。幻。文。字。正。在。目。前。經。傳。中。自。具。不。患。手。拙。只。患。腹。枵。

用經用古。全在自己開點得妙。則頑鉄皆黃金。僅撫詞句。以爲點染者。反使黃金成頑鉄也。嘗謂昔日秀才難做。近日忒易。當時極陋劣秀才。巾箱中亦須抄經子古文摘段各一本。史學則王鳳洲再少。則蘇紫溪諸理齋鑑各一部。學者猶鄙笑之。今都不消得矣。可嘆也。精乎理。熟乎經。馳縱乎古今文字之變化。而後能順心脫手。快然出之。而不疑天下之樂孰過於震川先生。文每用六經成語。如天造。



地設而或且譏之嘗自謂已未墨中用齟齬  
不合勞苦不堪八字橫被醜醜丁未中庸位  
育題文用山川鬼神莫不又安鳥獸魚鼈莫  
不咸若房考大劄批一粗字因嘆舉子剽竊  
坊間熟爛語五經廿一史不知爲何物豈非  
屈子所謂邑犬群吠吠所怪歟

大家文引用成語雖有異流誕詞然自我引用  
又別自意義朱子講語亦時借二氏之言却  
未嘗於理有弊病只看道理如何此不足爲

### 大家病也

艾千子每以後世事實語言不宜入四子口中  
是也。然議論警快處借用意理亦別見發明  
正得史論之力。聖賢實學原期貫串古今。但  
須無謬於題義耳。若必字字要周朝口角。恐  
當時先無此排偶語氣矣。

不窮世故之變不足以盡事理之變情形不真  
意致便改文章高下傳與不傳亦在此耳  
熟於史傳見古來之情形熟於世故見今人之



言文身錄  
變態。聖人作易作詩之妙，亦只是此心此理。透明耳。模寫到至處，便是不朽文字。

聖賢之道，不外人情物理。於此道得明快固也，第情理透矣而不本之聖學，則情理愈透愈流入百氏之術，亦未為得也。蓋三代與後世不獨規制景象不同，其立心與議論迥乎天淵之絕，不可雜和也。

只是人情事理透明爛熟，下筆作文自然曲盡。世間讀書人自謂能識道理，及至一事至前不

覺首尾衡決，手足無措，是讀書時於處事接物不去體驗。書自書，人自人，不相關涉。作文亦只依樣葫蘆而已。究竟含糊鶻突，無益也。人品高者爛熟世故之言，盡是看透義理之言。時手開口便露俗腸，直是瞞人不得。

秀才做時文亦即可打疊經濟，能見其大自不同。經生家言程子所謂朞月三年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今人讀書作文何嘗有所樂存焉，只為富貴利



言文彙金  
達由此不得不然耳則是初上學時便已棄  
絕天爵矣故先儒教人尋孔顏樂處

文之至者未有不動人者也其不動文未至也  
文至矣情卒不動者其今之文人乎何故曰  
其性與人殊但知文之能決科而不復有忠  
孝也

讀文字至警切處須有箇悚動意便是時文秀  
才也定有些身分若毫無志氣人裏外麻木  
便日日講習聖賢至論也針劄不入况時文

乎

前輩論文謂神理亘古常新字句脫口成故今  
以枯管枵腹襲取套詞若村學童描硃老弋  
陽度曲淺陋雷同令人嘔吐若能發揮名理  
而以古文氣骨行之神奇滅沒莫知端倪令  
靡靡者欲襲而不可襲豈非絕代一快哉

艾千子評章大力文云文至東漢愈排愈疎愈  
整愈俚大力於時文恨未窺西京以上耳天  
下不知有古文此腐儒之罪也天下知有古



言文彙金  
文而不知辨西京之古東漢之古則亦近日  
名人不讀書之罪也先生曰文之古在神理  
不在辭句并不在排整散行間也自秦漢晉  
魏六朝唐宋來皆有其美有其病豈得舉一  
廢百哉千子之言似高實過善學古者多讀  
書自會耳

昔人稱梅聖俞詩能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梅  
集只是清真刻削不着脂粉耳不着脂粉而  
精采穠麗神氣生動自左傳莊子史記而外

其妙不傳矣

卽語言之下得見其人此是文章第一等妙處  
司馬遷爲史家之冠也只得此妙吾謂唐荆  
川從史漢得力正爲此也若他人學史漢止  
在段落筆意詞句間摹擬形似從何處夢見  
古人哉

史記之妙只是摹寫情事逼真口角形神都到  
而奇古在其中法度在其中非別尋奇古法  
度以爲摹寫也



太史公妙絕古今只精於排場耳排場出色則  
件件皆佳

看左傳國語公羊穀梁及史記漢書同叙一事  
各見妙筆此詳彼畧東漲西坍情事不殊境  
界各異此所謂化工手也

古文中能縮大爲小第一算公穀以短節促拍  
爲排場縹渺之勢令人讀之不覺其短促此  
公穀之妙也今人以刻仄尖纖爲公穀失之  
遠矣

學公穀須得其用意深細刻銳與筆法峭冷變  
逸處不徒摹肖其口角已也文字中自有此  
種妙境艾千子以爲蝸徑蚓穴終傷大雅則  
不足以極古今之能事矣

似穉氣而却有別趣見思致此種從公穀得來  
刻入深際躍出象表能傳言外之言開境外之  
境此種妙處源於莊叟而禪家窈之爲機鋒  
作用者也

筆情滉漾蹀躞而不能自止惟漆園老子有此



狡獪耳

一種慨慷感嘆之情淋漓欲絕此風騷遺妙也  
東漢六朝間頗知踪跡又爲詞句所移降入  
柔靡後來一變而此妙失傳矣

戰國策之刻峭尖雋無秦人之雄厲則不大無  
漢人之寬閒渾浩流轉則氣脉不高深  
文之峭崛者必少雄浩之概其疎濶者又必無  
堅鍊之音此唐以後名家所不能兼也

古削出佛經語錄及後世子書講說非先秦以

上之古削則不貴耳看周秦文字乃知古削  
之真妙也

冷語閒情做作入妙是韓詩說苑得趣文字  
子長之文峻孟堅之文緩峻故變幻不測緩故  
蘊蓄有神退之從峻出者也永叔學退之却  
以緩得峻子固學永叔却純用其緩  
有轉必束隨束即轉界限斬然而首尾迴旋炤  
顧是會子固閒架法度

昌黎作文奇奇怪怪人莫測其際獨其議論文



字特醇古有三代以上雅頌氣象

腠理極密而體勢極寬渾侖看有渾侖之妙碎

拆看有碎拆之妙古人服倒杜詩韓文正爭

此耳

一倡三嘆歐曾古文勝地

圓渾流逸曾南豐頓掣處其氣度每如此

淺淺發揮而意理開拓機勢沛然是坡翁樂境

熟於史學便多無中生有一法東坡殺之三宥

之三開想當然一例是其家傳史論習氣然

蘇氏文章奇橫亦出於此

昔人學古文皆變化不令人易見今人抄套古

文惟恐人不知此真偽之辨也如韓歐記序

碑志文字皆極意摹仿史記然不能指其摹

仿者何篇此所謂變化也韓之變化節節生

奇固不易蹤跡歐精於法度似猶可蹤跡然

奇藏於拙巧出於平令人不知其法度之精

其變化又別

六朝琢句效之每落纖靡三唐長調學者亦嫌



言文彙金  
三  
俳悶。文家遂戒不可爲。而并薄古人。不知其  
自少本事耳。金丹入手。雖鉄石皆能開點。如  
陸宣公。偏以俳調見奇。永叔子瞻。特爲工句。  
而氣體自高。何嘗貶損其光芒哉。

艾千子謂文須爾雅誠然。然古文中自有似樸  
拙近俗而寔高古者。不可以一格熟眼觀也。  
世間惟假爾雅而實惡俗一種。爲最不堪耳。  
古文中能用長句者亦不多。數人朱子用之。集  
註尤見精神。袁黃不通文章之道。而改爲佻

削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時文中惟歸震川  
先生有此神力。能使數十百字成一句。他人  
便覺冗漫矣。

筆之不妙。亦坐不讀古。古不獨經史子集之大  
者。如檀弓公穀說苑大戴禮韓詩外傳之類。  
若不會讀。亦不能盡用筆之變。

有線索可尋。無蹤影可搨。方圓奇偶。隨手散結。  
皆成異觀。文至此方許講古文法度。辨古文  
家數。時人漫無擲柄。畧曉得有立柱作骨。呼



應穿插之樣便哆然以爲無難正如弋陽腔  
說九宮十三宮牌名板眼老海鹽已掩口嘲  
之况真崑腔乎

摹古大家文不在排纂不在怒張只於開閣關  
鎖處步驟得法頓挫得神自然扼要爭奇此  
大家腦髓處也

摹古之縱蕩易摹古之堅峭難班駁易樸茂難

豪壯易靜穆難

起手換頭處轉拓得開則超遠不測轉關押尾

處停蓄得住則悠閒有餘味不熟古文間架  
出落無從得此筋節

疎疎浩浩淡淡悠悠若無意爲古者乃所爲真  
古也

有用古文極熟套頭語而能化腐臭爲神奇者  
所爭在氣脉不在皮毛也不然李于鱗文字  
千補百衲逐句是秦漢徒見其萎蕤齷齪耳  
欲學古人弗求形似須先得其氣欲得其氣須  
先開膽力膽力何由開只是看得道理明白



坦○然○無○疑○橫○衝○直○撞○無○所○不○可○隨○他○觸○發○議  
論○不○論○金○銀○銅○錫○皆○可○開○點○寶○丹○則○膽○力○足  
而○氣○沛○然○矣○但○區○區○補○衲○幾○句○古○文○麻○布○夾  
紵○絲○死○口○取○活○氣○何○處○討○此○景○象○來  
自○有○制○義○以○來○論○文○者○甚○多○然○吾○以○爲○知○文○者  
艾○東○鄉○先○生○一○人○而○已○於○古○今○體○格○之○變○無  
所○不○知○故○其○見○處○極○高○非○餘○子○所○及○所○少○者  
理○境○不○精○耳○其○自○作○也○亦○然○文○品○老○而○益○尊  
得○古○人○皮○毛○落○盡○之○妙○自○謂○一○意○掃○除○覺○古

人○深○處○頗○有○所○窺○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  
意○且○有○詩○云○昔○友○陳○與○羅○巨○刃○摩○天○揚○蛟○龍  
盤○大○幽○鬼○語○爭○割○強○凌○獵○經○與○史○嘈○雜○奏○笙  
簧○近○者○思○簡○淡○淨○洗○十○年○藏○先○民○有○典○型○震  
澤○方○垂○裳○古○貨○今○難○售○剗○羊○亦○無○益○誠○確○論  
也○但○理○境○不○精○則○簡○澹○高○老○無○有○至○味○出○其  
中○未○勉○外○疆○中○乾○時○流○因○謂○江○淹○才○盡○先○生  
甚○不○平○斯○語○蓋○所○爭○祇○在○外○面○一○着○斯○先○生  
之○高○於○俗○眼○者○雖○有○古○今○雅○鄭○之○不○同○亦○尙

剗音奎刺也割也

益音荒也



落皮毛上事耳

經制題無經學則議論無本雖鋪設夸詞不過  
菴寺之頌美吏胥之謀猷而已本之經矣而  
不熟於史則於成敗得失之故人情物理機  
勢之變不能發摭明快惟黃陶菴兼攬其勝  
故能言經生所不能言

遇經制題不爲新奇驚坐之談但按事入情昌  
明剴切令讀者如家人婦子商量甘苦而生  
民原始與聖人法制本來無不通達惟陶菴

能之得力應從陸敬輿奏劄中來也

凡熟於史學者必重論事而輕說理好牽引而  
畧本位務新奇而翻舊案崇禎間極尊此派  
雲間尤盛陶菴閱博淵靖而綜核史家故亦  
不免此習然其文較有體骨不同浮華捷給  
者但學者須辨此弊正不必舍先生之長而  
效其曠也

崇禎初一變爲古文之學多以馳騁浩衍雄深  
蒼勁爲勝惟金正希於簡嚴淡靜中自出奇



詭令人一望不易入久而心爲之移又迷離而不能出此先生之超越一時者也  
明季之文莫盛於雲間雲間之文莫著於陳大樽雖師承文選規摹六朝然其本質超然不爲體調所汨沒且運用更見道逸此杜少陵自許齊梁後塵所謂轉益多師是汝師也今人貌爲漢魏盛唐乃真卑靡矣

陳大士先生文人但驚其奇縱不知其法脉細淨處是爲老作家凡一字入其手必有兩義

文卽有八比或多排小比亦必每比各有義不犯合掌架屋之病義雖多局雖碎而章法首尾有體股法次第相生定一氣呵成轉轉見妙此皆古文正法非抄套時文之所有也  
又有一種畧去畦町標舉指歸而已得要妙者有淡點冷逗疎疎若不經意而迥不可及者有直破中堅樹立竒偉而餘地輕置不顧者此皆古文之變別又法之最高者矣特其理求超而每失之邪異論求新而每失之駁



雜入情過快多俚俗之談發抒急盡傷神蘊  
之妙千子譏其心粗手滑此則先生之所不  
得而辭者耳

文字首辨雅俗俗有出於文氣者有出於理體  
者墨裁之俗如乞兒登門喝采作吉祥富貴  
語油腔之俗如弋陽村劇場上場下同聲此  
俗之出於文氣者也至未嘗講究義理而妄  
論書旨是非未嘗稍習古人行文之法而哆  
談先輩法度止靠講章一本自以爲學問盡

於此此俗之出於理體者也然文字之俗不  
過希世速售彼亦心知其鄙故稍有知識卽  
能改變若理體之俗占地高而執說近乎正  
更牢不可破此一種俗人尤難識辨故自以  
講章爲文不特理體壞文氣亦壞此不可不  
首辨也

出講義語錄之俗此最難辨其俗非世間甜熟  
之俗乃老辣過也文人須留意

俗在識見議論不在字句也古人粗枝大葉每



不揀擇句字。然識見定。正大議論定。精醇法脉出落。不可不講。然無蒼秀氣骨。而着意於此。以爲老鍊。其老鍊處。正是惡俗處也。古人說道理。樸實頭處。儘粗服亂頭。葉大枝疎。不似後人含糊活蛇。然其理既真。愈盡愈渾。厚糟粕煨燼。隨手拈來。無非至寶。後人講究淨詞。其所吐露。不堪噦嘔。故文之精粗。以理爲斷。不關詞也。

理足則語無精粗。西銘理之至精也。穎封人申生伯奇。如何拉雜闖入。

先輩謂文字大段卓越。句字不足介意。如神王者。疥癬豈能爲害。若彫削之人。雖五官肌膚無恙。然長桑君望而却走矣。

文章有魔調。似演義非演義。似科白非科白。此自古文人之所無。故曰魔然。亦有高下二種。下者出於講章小說。湯睡菴之類是也。高者出於佛經語錄。楊復所之類是也。至啟禎之間。又有以莊列史漢大家而運用佛經語錄。



如金正希陳大士皆不免於此其品愈高其  
魔愈深真學古者於此當更高着眼孔  
自有時文以來惡爛之調庸鄙之法皆作備於  
湯霍林而今人方尊秘以爲宣城之派亦嗜  
茹逐臭之見矣

宣城派行無識者目之爲渾融近以此論元家  
衣鉢矣而不知其實含糊混帳亦足以驗人  
心之污下而日趨於模稜鄉愿之路也文字  
佳惡固不盡在此然凡事必有法度必有定

體其必欲去之而快者非異端則俗學卽此  
細事可見亦學者之所宜辨也

有客論近來滑調空行之弊寔始於唐君德亮  
曰不然唐之空滑猶本之古文後來之空滑  
本於講章此不可同年而語出自古文者猶  
有思致竒趣但少實理耳正如吏部論出身  
一爲科甲一爲雜流其高卑貴賤固迥殊也  
但講章之爛惡粗事古學者卽知其非其以  
古文爲空滑者到說道理處無可支吾必借



佛經語錄之套以自名高老以爲古文之旁  
通橫溢無所不可而不知其爛惡與講章同  
也此又如科甲與雜流到溺職削籍則一而  
已矣

文字足以觀人性學亦足以卜其平生故以貴  
重爲難然所貴重者初不在奇正濃淡間論  
也奇正濃淡止是服飾不關骨相骨相貴重  
者縕褐袞舄其儀一也惟骨相輕賤而後講  
服飾試看世間講服飾者必市井倡優與不

學之純縻其輕賤可知矣乙丙之間以詞華  
爲貴重而流於穢怪乙未以後以講章爲貴  
重而流於村鄙辛丑以後又以吉祥大話爲  
貴重而流於乞媚總皆以服飾講貴重而不  
知其真輕賤也學者但當求骨相骨相既好  
隨時服飾其貴重自在

老手作文無他奇隨他裝束入時只是骨性不  
改耳

文之貴賤分於骨氣不可以形模求也近人輒



以誇大之詞重滯之調粗俗之論充之此乞  
兒贊富貴非當身富貴也骨氣之賤至此爲  
極然則何以救之也無他法只是多讀古不  
急求必得之道如此則心正心正則骨氣亦  
轉矣  
文必以筋骨爲主筋骨之渾脫處卽是氣度其  
流利處卽是風神無筋骨而講風神氣度皆  
芻狗之文繡也筋骨須從古文求之向熟爛  
本頭中尋取那可得

意足則神思安閒此氣度可學而不可以套取  
貌爲也

昔人謂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采章句爲  
兵衛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不則如  
荆川所云貧人借富家之衣庄農作大賈之  
飾竭力裝做醜態盡露矣

文以氣爲主有氣方能曲曲而晦澁軟滑是無  
氣也非曲之過也一往粗直亦是無氣  
文無道蕩逸演之氣囚瑣媿嬰皆行尸坐魄耳



未嘗以崛驚駕竒自然排闥驚群得此氣也  
孫若士云。勢者馭文之善物。可謂知言矣。然取  
勢必先鍊氣。鍊氣必先明理。理明則題之體  
體腴。理皆以神遇。奏刀騞然。譟然。已解。如土  
委地。所謂目無全牛也。但向文法中求勢。那  
可得。

大江大河終古奔騰東注。而其象只如新出。人  
以爲氣浩大也。不知單是氣便有盡時。氣之  
所以不盡者。須有箇本原在。東坡自言如萬

斛泉瀉地。曲折無不如意。他亦止解得氣上  
事耳。

文之一氣呵成者。必用逆不用順。蓋用逆勢則  
一句蹙一句。一層剝一層。瀾翻雲湧。勢不可  
遏。讀至終篇。恰如一句方佳。若用順勢。則數  
行之後。語氣溘然止矣。

凡文之長於騁驟取勢者。每不肯寔講正面。此  
正其不濟事處。

作文一落筆。卽思作轉。李營丘郭恕先。画一尺



樹必無一寸直枝。此卽文家三昧。然有學轉而反成輕薄者。此非吾之所謂轉也。吾所謂轉。轉以意。彼所謂轉。轉以詞。轉意極難。轉詞極易。學轉者當於轉中求難。不可於轉中求易。禪家薦機。只在轉語。轉不出。便墮鬼國。文字妙處。也都在轉語。轉不出。便入死地。然禪家之轉。要轉却理字。令盡。文字之轉。要轉得理字。令不盡。此不盡之轉也。

凡文轉句之捷。其來必紆。一句將轉。數句前必先有布置。其勢欲下。其理已足。故一句卽轉耳。若已至此句。然後索轉。只有撞壁住。豈能轉。又豈能捷乎。今人不求所以捷轉之法。而徒欲其轉之捷。其不入于空滑者鮮矣。文必有開合。開者先縮退一步。所以先補其滲漏之處也。

但用本文白戰。愈轉愈奇幻。舊人徃徃爲之。入近人手。便覺油纏可厭。蓋舊人以理爲層疊。



以意思爲變滅。不僅於聲調求多，故可貴也。凡能精於跌法，則題之虛神無所不出。屈曲無所不盡矣。但其爲過也，則未免有剜肉成瘡之病。是在善學者耳。

行文得大意所在，屈曲間自然靈變。今人亦好講婉曲，然心思不靈巧，手筆不奇矯，高脫祇成婆子舌頭，一味軟俗而已。

縱橫者欠委婉，委婉者欠縱橫。

文章曲折本乎題理之所有，則千變萬化，總能

妙合自然，但於語氣求肖於文調，求轉便走入斷港死路。

凡文之曲轉者，其腕力必柔婉，其徑路必幽細。若於曲轉中，但見其腕力之適，雄徑路之昌達。先輩中惟熙甫近時，惟正希可以語此耳。鬆之妙在筆快，筆快之妙在意多，而語雋則無閒文衍調。一句閒衍，便謂之泛，謂之懈，謂之膚，率不可以語鬆也。

文之典麗者，必須流動之致，矜莊過甚而無風



神行乎其間。如讀初唐箋啓，使人悶塞。文之奇橫者，以其變化于法度之中，不可捉搦。而自合，乃爲真奇橫耳。非蔑棄繩尺之謂文。之有體，猶人之頭目手足也。頭未訖而手已生，目下降而足上出，豈復成形貌哉。古人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予謂必行處要止，便止止處要行，便行方是文章之至。不如此，不足以爲奇，不足以爲橫。文之不能爲奇，大概犯粘皮帶骨之病。

凡文章爭新出奇，只一箇切題入情，真是變化不窮之法。

文到極奇快處，止是真耳。昌黎所謂醇而後肆，不醇之肆，詫異也。非肆也不能肆，而曰醇，膚陋熟爛也。非醇也。

文貴有真氣，真則行文必簡樸，用意必刻深，遣詞必淡雅。此先輩之所以可貴也。

文人心思正當，在人所不用處，用出奇勝來，爲妙耳。如何今人論文，都要驅入腐爛無用之



死地去。

昔人論作文。只是一箇翻案法耳。此說甚淺。然議論文字。須用此法。乃有奇境。開闢盡。將從前咕嚕。說翻駁。一新。拔趙幟而立漢幟。固非辣手不辦。

立論文字。不在一味蠻斷。須先放他出路。如追窮寇。必寬圍。使逸其出路。乃是築截死路也。蘇氏父子作論。刻毒正在鬆處。

凡文要過火求新。每於理上別生病痛。看先輩

文便無此等蹺蹊。

心不尖不能入。手不快不能出。天下名區奧迹。爲鈍根封鋼者多矣。

文最忌熟熟則必俗。故士龍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陳言之務去。習之以爲造言之大端。卽書畫家亦惡熟俗。以熟裡生爲訣。正謂此也。今人爲文。惟恐一字一句不熟。到十分萬手雷同。如一父之子。尚得謂之文乎。

老手行文如書畫大家。晚年製作俱從極奇橫。



秀潤工緻中來故淺淺疎疎數筆令人玩之  
有不盡之味卽文家所謂絢爛之極乃造平  
淡也

凡刻劃奇巧常患尺斷寸續無渾成之致猶山  
之嶮峭者每不能高大也

文字到奇妙處只是言人之所不能言却是言  
人之所必欲言耳不是別尋蹊跡家當

凌虛之文須有奇情有快腕有古文間架起伏  
乃見勝場不則如游絲罥塵煤愈梟娜飛揚

愈見其蕪穢耳

有力量氣魄則卷舒之際自生奇偉凡假外間  
好議論藻采以爲勝者皆非自得者也

凡行文無奇情古色如村師講故事街頭說演  
義皆有授受援引言之鑿然只是白肚鄙妄  
耳

徑貴生生則變換不窮筆貴硬硬則回斡入古  
氣貴橫橫則運旋有力法貴細細則工巧入  
神知此者鮮矣



古今文章難盡止是靈氣往來日新不息耳道理只是這道理不會有甚詫異也

文字中靈境極難得以其必從寔地開出也名山勝境終古登臨而竒變如一日以其寔也

桃源醉鄉只好昏上恍惚耳何靈之有空靈之文患理不足耳理足則空靈愈佳矣

程朱之理若無莊列之思致也發越不靈

於語言字句之外別有一種風神纏綿兜裏之在畫家謂之氣韻診脉謂之胃氣地理謂之

生氣皆是物也文家得之爲文情此不可以迹象求者

談言微中而意思探索不盡所謂神理也取神理則品最高矣然非老手從艱苦中烹鍊來亦不可得

山無峯巒起伏卽爲頑山水無波瀾蕩洄卽成死水文章佳境亦只在起伏蕩洄處得意耳文字有學者氣有大人名士氣有和尚氣有村教書氣有市井氣時下最是市井氣多其典



言文真金  
型則村教書氣而已惟學者氣絕少

文至簡當地真不多些子後來只是閒套頭儘  
力添捏具眼者以爲未嘗道得一句半句也  
先輩文於謹嚴潔淨中別具一種風格非後人  
之所能爲亦并不使後人知愛蓋其源流甚  
高甚遠隆萬後從講章求之便相隔萬山矣  
文有其貌似拙其勢似寬其語似粗却正先輩  
極精邃大法力處艾東鄉以後知之者鮮矣  
艾千子善講拙樸之妙拙樸者奇巧之極近人

所不會夢見也然有平直之拙樸有渾浩之  
拙樸有幽峭之拙樸

手寫此處眼注彼處近人爭尚斯巧然許多動  
下閒文活套亦濫觴于此故機巧作用終不  
若古人樸拙真實之難及而無弊不獨時文  
爲然也

有似整非整似散非散似着意非着意似筋節  
非筋節似脫落非脫落者真得古人疎拙瘦  
硬之妙近人見之如爰居駭鐘鼓矣



千子評歸震川中庸和也者二句文云此篇吾  
頗病其傷於俊不類他作樸拙莽直何也先  
生曰俊字極評得好人所不易解惜其論止  
在語句上耳後有翻其案以爲正病其莽此  
笑府所謂周文王似蒸餅之類是也  
文之佳者祇是尋常結構公家道理耳獨覺其  
幽微深奧者能不用頭一皮思路論頭也凡  
卒乍見得頭一皮便落筆其文定庸熟膚淺  
凡文求雋巧動人正是本領不濟事處

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亦只是尋常  
眼前實景看他說出甚容易爲甚千古詩人  
刻劃不到摹仿不來可知語句之妙不可向  
語句中踪跡也見地高胸次洒落下筆自有  
箇迥絕處

文章到極妙只是得其神情於語句之外用意  
都在淡蕩間令人徃復不已而其味愈出此  
非近人之所能領也

文貴有疎逸硬辣之氣然此數字昔賢之所貴



而時人之相戒以爲不可近者如何如何  
杜子美詩最多拙樸俚碎之句然其牢籠物態  
雕鏤人情正於拙樸俚碎中得古來不傳之  
妙故昔人稱云子美詩之聖堯夫又別傳荆  
川先生自言其詩率意信口不調不格以寒  
山擊壤爲宗而其譏當時名家消磨剝裂於  
月露蟲魚以景差唐勒曹植蕭統爲聖人而  
冀爲其後又自謂聞人詩文如羅刹國人驟  
聞華音不省爲何說其唾罵如此正有得於

少陵宗旨耳其行文刻畫皆在俗情細事而  
天真爛熳無中生有空際散花遂成奇絕乃  
知後人之以修飾浮麗爲雅者正古人之所  
謂俗也

先輩論文以本色爲第一。唐荆川謂具千古隻  
眼人信手寫出如寫家書便是宇宙間絕好  
文字無他只是入情入理自然曲折如法情  
不真理不當卽專說好話講繩墨不可謂之  
有法也



今人未嘗不遵傳註論先輩然理則講章之理  
法則學究之法調則枵乞之調豈可以此爲  
傳註先輩哉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古文時文  
皆文也今之腔板謂之俗可耳亦名曰文豈  
不可耻故當先辨雅俗而後問其疎密美惡  
王李鍾譚之論詩爭取舍於濃淡其不知詩同  
耳嘗見錢虞山謂臺閣詩近世惟李西涯得  
體吾見西涯詩只是真雅真雅便自然莊嚴  
華貴論文亦當得此意

先輩論文必高華高華如庾鮑老杜稱其清新  
俊逸故知所爭在氣骨不在詞句也但詞句  
高華尚不是况今日之詞句那得有高華哉  
直謂之卑污而已

如置太白於殿庭作宮中行樂艷調而本色高  
致自在在此之謂真雅若是俗骨雖理解不謬  
格局如法而俗不可醫卽不可以言文

近文亦講典制亦講機局亦講風調之頓蕩詞  
采之韶令只難逃一俗字耳不食左國之腴



言文真金  
四二  
安能望其雅秀

画家最貴者氣韻之秀潤而最惡者曰甜甜者亦自以爲秀潤而不知其寔俗也兩者相似而極相遠何以辨之畫之秀在神骨而不在布設烘染文之秀在思理氣脉而不在聲調句字凡布設烘染聲調句字中求秀卽未有不落甜俗者也

作文初落想時如向萬里外轉出只在眉睫之間耳此法之善也然方其初發端時便已開

口見喉及讀之終篇却又悠然不盡此又法外之善也

今人好言醇雅不知二字極難承當醇之反爲偏僻所知也而不知膚鄙之非醇雅之反爲粗悍所知也而不知淺滑之非雅

文章中名貴二字最難爲其不可以貌爲也於體格法度不細密則雖高亦爲疎脫若過於細密則又入卑俗無光華則爲枯澁着意於光華則又失之膚此皆名貴之所反也必湛



深古學。又精於時文之法。陶洗錘鍊。皮毛落盡。乃見真相耳。

名手行文。多於外邊。遠處得來。思議於對面。閒情得來。風神然。其刻琢正在箇中。

文以靜氣爲至貴。而時論每以俗文之卑弱無氣者當之。不知靜出於雅。正與俗反。靜文必矜卓。正與卑反。靜則骨勝於肉。正與弱反也。文章着色。不在堆垛隊仗。但骨氣高貴。雖淡淡烘染。自覺陸離。凡以豐肌縟肉爲色者。真穢

相也。

詞多而理少。則浮。語重而氣俗。則穢。皆肉勝之害也。若理真。則但覺詞之高貴。氣雅。則但覺語之端凝。又何骨肉之可分乎。

先輩論文。必平實。平非庸也。而况可以俗當之乎。實非肥也。而况可以醜當之乎。按脉中理。不少不多。不浮不沉。斯平實之正則耳。

有雄剛之氣。而能出以淡遠。方竒。一着浮囂粗莽。便不成氣質。



精切中見古雅乃佳。單講精切多俚鄙。單講古雅多泛軼。此合作之難也。

胸無識趣則所揚詡皆卑庸。有識趣而無淹洽之資與烹鍊之法亦淺鄙而無可觀。

字不多設而義蘊弘深。局不開張而氣象閒遠。如此乃是當簡鍊二字。

文家惟鍊之一字最難說。此是積學深思鎔煅而成。須火候到此自得。不可以貌爲而捷取也。今人不講於此。徒就聲口詞句求之。其軟

者流爲熟爛。硬者流爲俗賴。皆自以爲鍊而不知其入於魔道也。

今人最不解鍊字。但團弄時下詞句。至軟混熟爛處。自以爲鍊。不知正與作家之鍊相反。作家之鍊正要淘汰凡近。獨存古人之精英。所謂鍊者鍊其出鋒。非欲其模稜倒角也。

意鍊而得深氣。鍊而得高局。鍊而得脫洒語。鍊而得精微。鍊之一字。文章之妙訣也。然以語枵腹捷口之人。教他鍊箇甚麼。



予論文最不喜圓字。圓者軟熟之美稱。文至軟熟。其品極下。更無長進之日。亦無救拔之方。成弘大家文。未嘗不圓。然其圓處。純是顏筋。柳骨。何嘗有一點軟熟氣。可知世間所謂圓者。非真圓也。

評文者動曰渾融。曰圓密。曰閒靜。曰韶秀。此數者固古人文字中至高至美之品。然觀評者之所指。則實未知此數者是如何而漫以含糊軟熟不着邊際者當之。不知其非數者而

彼固自有主名也。其名維何。曰只一混字。盡之。何以爲混。曰只講調頭。不論義理。

文貴清辣。清字人所愛。辣則群然噪之矣。然清而不辣。不成作家。其所謂清。乃白肚皮撈漉。不出活計耳。卽修飾盡善。亦止是空疎軟媚。非吾所謂清也。

文境明快。直達郭青螺。所謂清空。一氣如話者。此本色品骨最高之文。非摹擬修飾之所及也。



有蒼老之骨而後能為輕快之文無本領而依  
口學舌徒見其淺劣白撰而已白傅詩老媪  
能解處却是作家不到處他是如何用工來  
清異之文必精於鍛鍊方有神味但用空纏便  
不堪尋玩須令人上口爽脆久咀益鮮而無  
糟魄之可厭乃為佳耳

清空一氣如話之文每失之淺薄失之直盡失  
之俚失之枯硬失之放能以歐曾之頓宕醇  
愉行蘇氏之明快曲暢方奇

清真之文欠弘達弘達之文欠切實

樸實簡老之文每嫌澁縮澁縮者理不足而氣  
不達也

文無他奇只要見得分明則一切蒙混纏繞皆  
用不着其文必潔淨潔淨則轉摺出落皆自  
由自在故便利便利則發必中的而所擇愈  
簡而愈精斯為老到老到則高矣

文有使人一望而知其為老手者其間架方圓  
猶夫人也語句虛實亦猶夫人也但言不妄



發必中。要害。莊子所謂犁然有當於人心者。此却大難。須火候到此。乃得。

作家到純熟脫化時。用意越濃。出手越淡。用力越重。出手越輕。用筋節越老。辣。出手越秀嫩。此種境界。強迫取之不得也。

文到漸老漸熟。只是要言不煩。愈讀愈有味而已。

荆川詩有云。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不參必不能熟也。

有精細處。亦有粗疎處。有奇縱處。亦有緊嚴處。有老辣處。亦有游戲處。數者不備。不成老手。凡自命古學者。多失之粗疎。而專精理法者。則又成講說俚鄙之習。兩家分據門戶。畸互勝負。以爲救。而文章之道盡矣。不知其所謂古學與理法。皆從假襲。故各不相通耳。不相通。便非真理。真古也。但真讀書人。則兩者自一。吾論文之訣。止有一切字。切則奇。平樸秀清華。老嫩皆佳。否則寬帽頭。胡叫喚。醉漢吟。喃婆。



子絮聒醜梨園排場科譚。枉費精神。總於題  
目無當。朱子所云。不曾抓着癢處。何望搔着  
痛處。此時下作者之所以不堪也。

古人謂作文須捉得正身字面着。所謂正身者。  
只是確切字面。更無他字可替代也。然此語  
正難要看得道理熟極。做得文字熟極。方能  
得之。今人之文。捉得此字眷屬者。已爲親切。  
其次或是隣里知識。其甚者陌路猩猩。亦筭  
數矣。只一字捉得正身。着能使一句精湛。一

段精湛。一篇精湛。古人之文。所以不可及者。  
只字字正身耳。更有甚奇特事。

朱子謂李盱江文字。皆從大處起議論。蘇眉山  
家。皆從小處起議論。此指發端言耳。惟大小  
具備。斯縱橫莫當。若有小無大。則叙次雖極  
錯落。終屬小家。有大無小。則平點必忽略無  
味矣。

震川先生云。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  
落。方妙。惟先生真不愧斯言。由其胸中自有



爐鞴取題之精神。烹鍊融結自成法界。外間紛紛。止向糟粕煨燼。揣摩形象。何足以論此乎。

唐荆川先生謂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蹊徑之外。則維神解者可語。予謂神解只在天然之度。若俗人所見之度。即非天然。殆莊子所云不疾不徐。有數存焉。于其間者乎。

文字最怕一口囫圇。齧煞。以下說過。又說不過。

如此亦勢所必然。而題中之曲折精義。反無處發洩矣。

舊人行文。大約前以輕淺引入。其力量俱留在中。後令人愈入愈驚。其難盡。今人所有在起。手數行。已和盤傾倒。以後不是游演了却。便是說了又說。另生枝節。皆不識養局法也。先輩必不以上下互插為高。在上為侵凌。在下為添繞。故不為也。慶曆之末。此法始盛。然猶以隱然自然爭巧。今則竟有不論道理。毫無



意思。但取字樣互見。以爲得法。則愈趨愈下矣。

立柱分做。固是古格。然出之須變化生動。古人立柱之法。亦只要每股各有意義。不合掌。不倒亂。不複疊耳。今之論者。但取字樣。吟呼道破。卽以爲得法。而其中毫無意義。乃仍不免於合掌倒亂複疊。則立柱適增醜惡。爲不讀書人開支架捷法矣。故論文總以意理爲主。莫墜死套子下。

郝伯常云。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今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愈有法而愈無法。此言良然。或偶。或單。或整齊。或零散。或大散行中藏小偶。或對偶中有參差長短。或流水直下。而其實對仗精工。令人不覺。或排比到底。而起伏開合。只似一股。但看人作法如何。豈有一定之法。况文之佳惡。初不在此。若以此論。大家古訣。多見其陋也。



艾千子評歸震川先生老吾老一節題文云古  
筆單行得韓歐之神陳百史評云中段單行  
非數句數節不可若單句題忽於中段散落  
則漫漶不緊嚴矣先生曰文之古不古高不  
高豈以單行偶對分耶二評皆低而陳論尤  
陋數句數節先輩多以短比對副到底而開  
合轉折變化出奇無窮單句題亦有波瀾議  
論忽於中段用散落別開生境者豈可作此  
死板說法耶

先輩作文無他奇。只如題立局。不減不增。不倒  
不亂。規矩自然。變化萬狀。便是絕奇處。

一題衆拈變格勢所必至。但變而仍當於理法  
正是文人弄奇妙境無窮處。如不當於理法  
雖正格無益也。

題有分開處。有合并處。有側重一邊處。惟水屑  
不漏者爲佳。

行文之有整有散。因其理勢所至。作者亦有不  
知其然之趣。郝伯常所云文成而法立也。



前輩文降而爲陵駕立局。他也有箇陵駕之體。如吳因之知及之篇。全重仁守。他便開口喝破。自始至終。只此一意。若隨手亂竄。絕無關目手法。并不可謂陵駕立局也。凡難立局題。細看註中意義。必有天然生路。若不體註而妄鑿。便是黑風吹墮羅刹國。立局文字。不嫌股法多。不嫌柱子反覆。但欲氣貫而義暢耳。

隆慶辛未生財有大道一節題文。鄧黃兩墨。皆

脫胎于震川先生。然黃得其骨。鄧得其皮毛耳。亦見先輩之取法前人。各有脫化融液之妙用。不似今人直抄無耻。且失其本意也。

汪洋渲迤之文。須節節有實。際有頓挫。方成巨觀。不則一望黃茅白葦而已。

長文易虛浮。短文易枯寂。皆理不足也。理足只是道得着。道不着時。千言萬句。看來只如無有。道得着時。數語隻字。自是意味無窮。然須不是偶轉。將數十冊理學書。一一在尺田寸



宅中打疊過來方得

短文貴長勢。在轉換。有不窮之氣。短文貴長韻。在蕩折。有言外之神。彼枯索以爲短者。非能短者也。

短文貴鍛鍊。如丹家銀母。一圭刀可開點千萬。乃是耳。又如作畫。尺山寸樹。須通身縮小。若於中忽作徑寸人物。便不成畫矣。

短文無變換。則窘於邊幅。無意思。則枯索無老峭之致。則穉子初試筆。僅免曳白耳。

小講最難。先輩最初不甚有小講。有亦只二。三語。虛冒發端。後來演成長段。反正皆碍。所以爲難也。今更可笑。則一小講已說盡全理。下又有總挈。總挈盡矣。又有提比。重三疊四。不成文字。豈止於屋上屋頭上頭乎。此則昔之村教書。初開筆。童子皆知之。而今之作家。名宿不知。蓋求昔日村師蒙童而不可得矣。或疑小講不是點上文處。曰此論亦坐看煞了。時論格式。小講點上文直起。此法最古。後來



用虛籠數語爲小講而後入題。此爲近古法。若小講說完全題而入題。又從新說起。乃時下俗法也。反執俗法以譏古法。不亦謬乎。若小講單冒本題。不承上文。還可點清。若小講承矣。落題又承。不但逐節畫斷。無此文氣。并無此格式。則又以亂竄無法之法。譏最古有法之法。不更謬乎。

近人最不解作小講之法。大都開口說盡。已是一篇小文字。後邊反成贅複。其餘或入手太

隔遠。或別生枝節。亦總無是處。此皆近時村教書俗選手。不識法度。蒙童開筆。便錯壞却多少好姿質。可歎也。

說理文字所貴曰真。曰實。曰醇。不真則雖有如無。真而不實。則淺薄而無味。真實而未醇。則養之未深。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優柔厭厭之神。

說理的確難矣。的確而出之。超越洒脫流動。則更難。到此方是自得。故凡自以爲的確。而驅



而納之村學鄙說之中而不知出者其所爲的確乃大不的確者也。

人只爲看得題目艱隱舉手輒成結滯以其膽怯也胸中多少石塊疑團眼前多少迷陽卻曲必無放曠之作但心際了了手底了了原不會見有甚棘礙處故理明則膽自大膽大則文自逍遙縱恣耳。

堅悶之理能以雋快發之此是名士風流然最易攙入晉人陰界去非精於講究者不易爲

也。

理明則如說話淺淺淡淡脫口輕便而意味深長是爲最上。

說理如數家具如看螺紋如瀉餅水不弄口頭禪亦無頭巾氣是本色佳文矣。

道理見得高濶圓足則落手處不嫌輕落墨處不嫌淡自有含咀雋永之妙但不許白撰家傍口舌作生活耳。

理題有經學氣無講章氣大是難事。



言文彙金  
三三  
至艱深者能以至淺易達之言。理家最貴此種。言當乎理則似乎平淺而深切至味乃所謂高也。俗學之平淺則真平淺矣。此須講究有得者於此信得及耳。  
凡細實文苦悶。嗇高爽文苦疎畧。透過此境方是迥絕。

有講極粗事物而其理極精者亦有爲立微之言而仍極粗者。其精粗皆以理之切不切爲分。

放筆直書最是理題快事。俗子含含糊糊怕觸着人敢百口保其不曾夢見也。

能將人情粗淺意寫入理致精細中。另有異樣神采。此非大家老手不辦。詩家不解少陵長慶善用俚俗妄生議論亦只坐無此見識力量耳。

說道理疆界不分明便不成道理。若不曾融貫通會則疆界皆生隔礙。此訓詁之家終不可與入道也。



言文彙金  
理真則文愈輕而力愈厚愈淡而味愈永此可  
爲知者道耳

文到高妙處只是理明理明者不着粧點色相  
亦不用空活機鋒自然神義俱得

瞻麗之文每不耐久者中無有也以實義爲體  
以古調爲用斯光景常新矣

經制題撫實者無當大義虛弄者不知典章兩  
者各失其病同歸於不學蓋其撫實者亦不  
過從時文中抄掠膚詞而已於源流本末初

未嘗習固與弄虛者之不知典章一也到此  
須少不得古學

典制之文疎則議畧核則疑滋皆不求曉暢於  
大義也詳於古而不窒於古晁董之所以爲  
大家其風軌如是

典制文貴高華非藻贍之謂也必以議論爲主  
而氣魄輔之使讀者但快其所欲言而忘其  
纂組之麗乃爲高華若填綴字句張皇聲調  
正如優人盛設帝王將相服飾耳其寒賤骨



度不可易也。

華瞻典核方許作典制文字白肚兒郎且將身  
葬書冊中尋箇出頭日子莫學架空捷法弄  
得下梢沒理會

揣摩融潤文字最忌題外尋閒話題內湊浮詞  
便俗爛不堪入眼

作長題有二法畧去枝蔓直取腦髓發得透徹  
而餘文亦得此一法也逐節錘鍊虛實環生  
全於關鎖結裹處着精神剪裁合度此亦一

法也若隨手敷衍忙碌碌地只辦空點此是  
遊方扯空拳架子不足以當一戰名爲如題  
挨講其實謂之無法而已

長題以裁剪高簡而映帶不漏稱妙手矣然免  
不得一箇忙字如飛騎趨驛未嘗不經歷州  
縣然無一州縣入其眼中作家所以能閒暇  
者得題中理要而以奇偉思議行之不沾沾  
以牽聯點綴爲長而自然牽聯點綴入妙此  
用意與調文之不同也



長題能作短篇。須知是賣弄本領。不是討便宜。法若不得他鍛鍊切當。渾身筋節處。而徒賞其遞架輕快。以爲奇。便不識短篇之妙。零亂題。不可在鋪衍處尋出色。須在提處收處。用力。錘鍊之。於此得手。到中幅隨意布置。總不費力。

累墜題。後人多用凌駕破碎。或短比輕點。不能如先民實做。正是力量薄。然時眼看慣。反喜變亂。而憎此爲板重。不道文字合如此。非板

重也。板重之病。在詞調不在意理。

累墜題。挨講非先輩第一等剪裁。法力不易動。筆試開手。數行便索然無氣矣。一用空架。又率滑不堪入目。

題之搭合。本無義理。做作便成牽鑿。所謂生姜樹上生。只得繇你說耳。然義理精熟。人說來定合自然。其餘各就所見發洩。

搭截題。須有自然之巧。不傷正位而得之。乃佳耳。



慶曆以後講提挽串插愈巧而古法亡矣舊人作極無理搭截題也只隨路布置而奇巧自存不賴提挽串插也然以語時人反以爲無法矣

後來講提挽鈎渡費無數小巧伎倆非穉卽鑿不則節外生枝看古大家作搭截題只消順文直行而未嘗無照應攔截之法此文字以自然大雅爲第一流也

長題不能駕馭只坐無識搭題多苦絆繫只坐

欠理法生於識巧生於理其不可方物處正不可移易處若離理識而別尋巧法卽走入拙工死路

長搭題要訣只是隨起隨滅卽渡卽走若在各正位掛搭一絲卽成敗闕

長搭題貴省得出却遺不得貴插得入却添不得善省者在趨勢勢逆則逆勢順則順輕重曲折映帶而出或一筆而得數節或一語而得數句隨手有無忽隱忽現此省得出也善



言文真金  
插者。在起波。波平則收束。見奇。波起則轉換。  
入妙。遠近斷續。接渡無痕。或頻呼而非真。或  
暗渡而不覺。前斷後截。各還天然。此插得入  
也。

筆勢頓跌處。不可直轉。折處。不可停渡。接處。不  
可順。凡文皆然。而搭題尤甚。

凡文之妙。在無閒話。搭題之妙。尤不可有閒話。  
凡文之所謂閒話者。空放一句。便是閒話。搭  
題之所謂閒話者。實講一句。便是閒話。做上

句。便有下句在。做下句。便有上句在。做中段  
便有上下在。令讀之者。應接不暇。目不及瞬。  
方謂之無閒話也。

凡搭題。因挽挈而生議論者。大拙也。卽議論而  
爲挽挈者。大巧也。

搭題。有字面之映帶。有意理之迴顧。字面之映  
帶。貴無意。惟無意。故位置不紊。意理之迴顧。  
須實發。惟實發。故意態橫生。

搭題之串插映帶。作家與俗工。同此蹊徑耳。只



言文彙金  
是出手不同。一則費盡氣力，不得討好處。一則若不經意，而共驚其巧。此豈可以死法求之。割裂題全，看他渾成。渾成者，奇巧之至。若出自然也，無奇巧而講渾成，則膚泛而已矣。忙窘題全，看他生發。生發者，博辨之至。確切不移也。無博辨而講生發，則但鄙而已矣。引證題夾和正語，是討好法。亦是惹厭法。不着相便討好，着相便惹厭。只在用筆雅俗間辨。

之。

叙事用散體，借幾句史贊套話，作假古文，第一可憎。以其無意思，議論也。意論多，則轉折自天矯，起伏自縹緲矣。

比喻題一說破正義，不但失行文之體，卽十分奇暢，亦索索無味矣。讀韓文中應科目與人書，雜說獲麟解，毛穎傳，古人正於此得文章之妙。

欲作小品佳文，亦須從讀書大本領處用工夫。



不博不雅而徒講靈巧。則但有俗想。徒講規則但成俗法。曠劫無出頭日矣。

今之作小題者。大概坐不肯刻劃之病。然使今人爲刻劃之文。必成奇醜。何則。緣不讀書。則無根柢。無古脉。無心得。不過鄙俚杜撰而已。不讀書人。總無一而可。今人皆講變風氣。吾謂正難有志之士。急多讀根本之書。然後議變始得。

小題固以花簇生動爲佳。然使無層出意思。則

雖欲花簇生動。而有所不能也。時手技窮。輒舍意而求之調。三疊四疊。徒增醜態耳。

凡一句題。俱宜悟折劃層次之法。題有層次。先須段畫分明。

小題渾做則死。逐字折開便活。逐字挨講則死。伸縮分配便活。故凡文字之拙。俱從渾沌中來。

逐字折散做。文之生發已無數。於折散中顛倒回互。生發又無數。於折散倒互。又分虛實賓



論文彙金  
主正反則生發更無數後生得此訣題目無  
窘步矣

凡文至無生發處入作家手即無生發是生發  
得此訣也變化宇宙生心在手總無窮途死  
小地矣

凡作疊字題都要從實際做出乃佳今輒以空  
腔調弄或借偏旁只面疊字挑剔此皆無本  
領人無聊活計也

兩句相似題以移掇不去為妙若庸構則換却

詞語彼此可通套矣一則無法一則腹白耳  
人謂俚題不難於堆積難於空靈吾謂不難於  
輕秀難於質實惟不以詞勝而以意勝乃真  
所謂空靈輕秀也

治窘以瞻治俗以雅庸人之所謂難也作家則  
又難在刻劃精切運用無痕處耳

慶曆以前先輩作虛縮題只認得本位界限分  
明步步倒縮節節順生到恰好處便住而下  
句自然接合此為動下神品慶曆以後始開



挑逗襯托法門似巧而實拙似靈而實死已  
犯續尾添足之病非古法也今文并不會慶  
曆之挑逗襯托而別撰一副醜調卽在聖賢  
口中自作么呼自作商量辨難曰我動下矣  
究竟下何曾動贏得搖頭擺尾做出許多惡  
狀耳

取下文先輩善用順逗慶曆後始作反激極易  
討好然不及先輩處亦在此  
做小題者未講動下先要講割下只在看得本

題界限清耳

虛題須看其虛在何處虛在上較急虛在下較  
寬急則不容停筆故當以虛養之於前寬則  
尚有餘情故當以虛宕之於後

人亦知虛題苦難支架於是用文外之文語外  
之語如演義所云按下不題且聽下回分解  
者可怪可笑而相習成風至今奉爲虛題秘  
密藏法選家濃圈密贊若非此不可者毒誤  
後學不小



虛題能實發。又不攘奪。只是理足而心細耳。  
近日坊選好竄改刪割人文字。然或施於時下  
之人猶可。今且污及先輩。不可也。時下之文。  
學問淺薄。雖有稱爲古者。其底裏不過講章  
時文而已。正如方言土俗。爾汝共諳。然猶有  
高出選家者。不足以服其心也。至於先輩之  
文。源遠流長。雖極粗率之調。觸戾之辭。必有  
來歷。一篇之間。自成片段。與今之聲音笑貌。  
渺不相合。古人謂身坐堂上。乃足判堂下之

是非。今豈特堂下哉。直坐之門外者耳。乃欲  
更反門內堂上之言。不亦異乎。蓋先輩之紕  
繆。但當批乙。不當刪改。批乙。則古之得失與  
吾之是非。皆可共見。雖摘駁前賢。而其不敢  
自是之意。固在也。刪改則誣妄矣。

近日一種議論。謂文字忌入衰亂憂危震動之  
言。而務爲諂阿吉祥。自稱冠冕得體。是秦始  
皇之碑銘。勝於三代之謨誥也。看詩書所載。  
古聖賢告君。皆憂危震動之言居多。李文靖



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  
之真宗慘然變色。同列皆以爲不美。劉元城  
論名相舉此事以爲惟李沆得大臣體。夫告  
君尚以危言爲得體。豈行文反以阿諛爲得  
體耶。成弘以前未嘗有此。卽題目亦未嘗避  
忌。自嘉靖中重符瑞禱祀。始以忌諱爲戒。流  
至末年。習成諧媚之俗。闈中專取吉祥。偶有  
句字之觸。雖手拔必黜。士子從未仕時。卽學  
爲諛佞。安得復有品行事功哉。有志於世道

人心者當力破之。

附錄八家序文摘鈔一條

先生嘗語學人曰。今爲舉業者必有數十百篇  
精熟文字於胸中。以爲底本。但率皆取資時  
文中。則曷若求之於古文乎。夫讀書無他奇  
妙。只在一熟。所云熟者。非僅口耳成誦之謂。  
必且沈潛體味。反覆涵演。使古人之文。若自  
已出。雖至於夢嚳顛倒中。朗朗在念。不復可  
忘。方謂之熟。如此之文。誠不在多。只數十百



言文彙金  
篇。可以應用不窮。又曰。讀書固必熟而後用。亦有。用而後熟。此又不可不知也。若必待熟而後用。則遂有雖熟而不用者矣。此其法當先勉強用之。用之既久。亦能成熟。譬之人家。有百十僮僕。爲主人者。終日不曾呼喚。使令。此等亦遂成偃蹇。今但遇有事。輒呼而用之。久久習常。其初猶必俟主人之命而後至。其後主人雖未命之。亦自能窺承意指。趨蹌而前矣。

附錄程墨凡例二則

先生語學者。有思辨之文。有記誦之文。二者功夫皆不可少。今人但解記誦而不知思辨。此文之所以日下也。不知思辨處。得力最多。思辨長。見識記誦長。機神機神所附麗。止於腔調。句字若識見長。則道理精澁。度細手筆高。議論暢文品。不可限量矣。故思辨之文。不必句句合度可讀。但就一篇之中。得其高出在何處。其弊病在何處。研窮剖析。擇善而從。擇



不善而改。故雖不佳之文。皆可以長識見。此  
卽格物之學。所必當引繩批根。不可使有毫  
髮之差者也。至於腔調句字。乃所以襯簞其  
道理法度。手筆護論者。固不可不熟。不熟則  
識見雖高。不能自達。然腔調句字。因時爲變。  
在一時中。又有高下與同。各從其所主。但取  
其有當於已之機神者。讀之極熟。到行文時。  
自有奔奏運用之妙。卽解有未當。局有未真。  
皆在所畧。故每有平淺無奇之文。而名家反

得其用。又不可不知。然此則不可以選限。并  
不必佳選。而後有者。是集止爲學人指示思  
辨之法。爲增益識見之助。誠虛衷細心以講  
究之。則甲乙皆我師資也。若記誦之文。雖不  
外此中而具。然聽人目取。無一定之論矣。  
論程墨者。皆執得失。以爲招故卑污者。旣有低  
貶墨裁之醜。而其才情自命者。又皆以麤疎  
破碎傲之。先生謂此二家。厥臯惟均。蓋總不  
講義理。而但講妝束。其無當於題。則一也。故



先生雅不喜講變風氣三字。謂自周秦漢以至今日。文字風氣無一日不變。何待于人之變之。惟文字所載之道。則天地虧沉。此理不滅。雖風氣極變時。必賴學者爲之救正。孟子所爲反經是已。故先生論文。一以理爲斷。不講風氣。不講妝束。亦未嘗專取高奇而厭薄平正也。第膚淺板蕪之死法。浮夸軟俗之惡聲。自謂平正。其實似是而非。則闢之甚力。惟恐人墮入魔道。鬼趣斯獨有苦心耳。

附錄墨評舊序一篇

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也。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是傳。師以是授。子復爲父。弟復爲師。以傳授子弟者。無不以躁進躡取爲事。躁進躡取。則不得不求捷徑。求捷徑。則斷無出於庸惡陋劣之外者。聖人之言曰。性相近。習相遠。子弟之初爲文。未有無性者也。教之者曰。此轉苦不合。此語苦不熟。此一筆太遠。此一解太高。此一字一句。未經諸貴人用。凡室中有



言不實錄  
光頭線裝書一切戒勿觀朝而鋤夕而燒薙之。不至於庸惡陋劣焉不止。未幾而揣摩成。以取甲乙。如拾遺也。吾聞之。先輩大家研究聖賢之書。浸淫於古文字。不知墨幾丸。退筆幾籠。敗紙殘藁幾百束。而不敢幾一得。今之圈鹿欄牛。胎毛尚濕。調弄之無抄仿套數。朝塗而夕就矣。群謂某已如法。將必售。則果如若言。其所謂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閱光頭線裝書者。大約

未必售。售亦離離如曉星。輒曰。其人數偶耳。嗚呼。何其言若符券也。人之愛其子弟。則期之以聖賢。或爲名臣豪傑。最下亦不失爲文章之雄。何至突梯滑稽。驅之使與雞鶩鳧等。吾讀其文。知其父兄先生之所願望。不過爲拜塵黃門。由寶尚書。吠籬侍郎而已。故其言曰。制舉業之於科目。猶叩門之有甄楔也。門啟斯擲之耳。且君之欲入斯門也。何爲也哉。爲其美官也。爲其多得錢也。然則其視舉業



也。猶穿窬之有鋏鋪。盜俠之有斧七耳。排其  
闥。發其秘藏。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又何輒楔  
之有。程子曰。子弟患其輕俊。當教以經學。念  
書勿令其作文字。古人以聖賢之學爲學。故  
其視文字也。猶糠粃糟魄。然慮其玩物而溺  
志也。今天下之視文字。殆不啻糠粃糟魄矣。  
豈皆學聖賢之學者。與人未有不戀其妻若  
子者矣。而遊方之外者。吸光景。練精炁。以離  
坎爲媾精。以嬰胎爲孕育。其視棄妻子。直敝

屣耳。情生者無不以爲難。然而文信侯亦能  
之。故一妻子也。或敝屣之以度世。或敝屣之以  
釣奇。其心之善不善。豈直雲淵也哉。今天下  
之輕視夫文字也。亦若是而已矣。惟其視文  
字也輕。故明知其庸惡陋劣。而不以爲耻。曰  
吾以釣聲利弋身家之腴而已。程子曰。灑掃  
應對。可以至聖人。則知舉業亦可以爲伊傅  
周召。然而聞此說也。則群啞啞而笑矣。魏收  
引據漢書以斷宗廟事。諸博士笑曰。未聞漢



書得證經術。今天下豈特以制舉業爲糠粃糟魄也哉。其視四書五經亦猶博士之於漢書焉爾。謂其中有吾所當致知而力行者焉。則又群啞啞而笑耳。以故學究之支離。儂薄之荒僻。佛老異端之說。浸潤陷溺焉而不知其非。比年以來亦復知有傳註矣。然非真知傳註之有切於己。所當致知而力行者也。特以時尚焉耳。科條焉耳。則其視傳註果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也。無異於異端佛老之說。

則今日可以爲傳註者。明之日復可以爲異端佛老。何則。其心壞也。以旣壞之心而求明書理。不明書理而求文字之復古。是鍛根株而求華實。塞江河之源而求波濤之奇險也。有是哉。天下明知爲庸惡陋劣而不顧者。謂挾其術無不應也。蒲伏新貴人之門。求其平生得力之處。以爲枕秘。僥倖苟竊之徒。鼓其空腹。妄爲大言。至污極鄙。鄭重而受之。如長史右軍筆法。戒其子弟。雖千金弗傳矣。然三



家之邨。五都之市。比戶聽之。其枕秘如一也。雖有才人。困躓場屋。間不能自振。亦復稍稍爲之。故一省餽名之士。幾及萬人。其不能揣摩如法者。約二千餘人。其不願如法者。數十人而已。餘擾擾數千。皆所謂如法者也。而題名者。不及百人耳。所謂不願如法者。榜必有數人焉。離立於其間。此數人者。殆天所以扶斯文於不墜乎。然世卒謂如法者獲多。故雖屢受鍛削而不悔。不知夫如法者。以數千人。

中。而得數十人焉。不願如法者。以數十人中。而得數人焉。其於多寡之計。當必有辨矣。且庸惡陋劣一也。而數十人得舉。數千人得黜者。何也。曰。數十人幸。而數千人不幸也。夫所貴乎庸惡陋劣者。謂挾其術無不應耳。而亦有幸不幸焉。吾又何樂乎爲庸惡陋劣者乎。故曰。文字有嘗賢科目。無嘗遇其人。當遇。雖轉不合。語不熟。筆太遠。解太高。句字未經用。及好閱光頭線裝書。而不能禁其爲遇。苟不



當遇。雖庸惡陋劣。極揣摩如法。而不能強其  
爲遇。人知文字不與祿命爭得失。則其作文  
字與讀文字之心。皆不出於釣聲利弋身家  
之腴。然後視文字也重。重則禮義之悅根於  
心。而廉耻之道迫於外。雖日撻而求其庸惡  
陋劣。也不可得矣。雖然。以予腐儒之力。與億  
萬庸父兄先生爭。其勢必不勝。又况其躁進  
躡取之法。更有出於文字外也。

曾叔祖四書講義清溪陳大始先生所

編海內誦習久矣。當時專取發明集註  
而論文之旨趨槩未及也。今年暮春三  
月程與曹子鏞併幾肄業于樸韻書屋  
繙閱各選相與商畧纂輯共得三百餘  
條彙爲一帙附以八家序文摘鈔一條  
程墨凡例二則歷科墨評原序一首付  
之剞劂與講義並行於世未必非操觚  
家一助也。肯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六月之望曾姪孫



詩文彙金

程先  
謹識



程先  
謹識





